



古書  
醫言  
二

試  
501  
2



門賦  
種 501  
卷 2



古書醫言卷之二

安藝

吉益為則公言著

男 猷修夫校

孫 順信夫

荀子曰西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  
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本草名

有射干一名鳥嬰陶弘景曰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  
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  
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  
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  
扁讀為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  
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



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也則不可聖王又誅之

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

五疾瘖聾跛癈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

滕瞽修聲聾瞶司火之屬

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支行及時者

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毒藥毒魚之藥周禮

雍氏禁澤之醜者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殞頸愚莫大焉

疾癢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養與癢同

養備而動時則天不

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

渴寒暑不能使之疾

為則曰醫書謂六氣傷於人冒於人而建之治方其誤可以知矣無毒之人不所傷焉不所冒焉蓋荀子天論一篇熟讀玩味而疾醫之道可闡明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為則曰生死者非人之所主故疾醫不言也且荀子以此語其有害於事實可覺知也

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踰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

傷於濕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

有俞疾之福也

為則曰傷於濕疑非疾醫之語

性傷謂之病

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

為則曰以形體異則無毒人不病亦可知也

故嚮讀為享獻也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

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為辭故

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

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

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綬與冕同夫是之謂以己為

物役矣

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

良醫之門多病人隲括之側多枉木

文子曰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開一孔萬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哀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廢音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卽含於神明得其內者五藏寧

爲則曰道家之論而疾醫不取

又曰老子云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爲則曰此論說之辭疾醫不取衆人皆知利而不知病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歛而使之然

為則曰精可謂結也氣不可謂結也何則氣者無形精者有形無形不可結也此語勝班固遠矣

曰心臆者猶忘饑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唯聖人不存不變

為則曰並皆論說之辭

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眾人皆見之

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微當言妙行

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為則曰榮衛二字古書始見焉榮衛者蓋氣血也

曰聖人太言金玉小言桔梗芡苡用之當桔梗芡苡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亢倉子曰始生之者天地也養成之者人也云草

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惡並

起

爲則曰是亦道家之說非疾醫之語

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  
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窳之塞也關鬲之礙也  
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  
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

爲則曰是陰陽醫之說而非疾醫之論也蓋子華  
子晉人程本撰有僞作之說然劉向校定其書則  
其所來尚矣而此論今之醫家許叔微以降據此  
以爲大害疾醫之道故不必問真贋唯以古語辨  
斥其誤醫者理也理者意也是誤也夫醫者掌治

疾病治疾病者方也方者聚毒藥以爲方扁鵲曰  
視毒之所在病應見于大表蓋醫者技也何以意  
爲其誤已見於王充論衡藥者淪也淪者養也是  
亦誤也藥皆毒有攻之意無養之意詳辨於答問  
書因亦不贅

長短頡頏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緼員旨禿狂傴  
萬恬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

爲則曰夫氣者造化之司而非人事也故無益於  
治是以疾醫不論學者察諸

劉子新論曰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

也去云夫內熱者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瘰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為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減則細害至巨害除也

鄧析子曰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

鬼谷子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

為則曰是亦非疾醫之語

戰國策曰醫扁鵲見秦武王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鵲怒而投其石石砭曰

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亾國矣

為則曰今世亦然治療誠難知其知之人療之而

不知之人妄評之是扁鵲所謂一舉亾之之謂乎

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

為則曰知死生非疾醫之事知之不知醫者病者

皆共無益學者思諸

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今求此胡桔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罨黍梁



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

客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  
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  
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  
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  
王王乃不殺

病鉤

所謂臂短也

身大臂短不能及地

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  
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

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  
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

韓非子曰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

恢然

恢妨也心腹虛也而為妨

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天有大命人有太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  
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  
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亾國同事者不可存也  
為則曰非疾醫之事

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

夫內無瘞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法誅之禍者，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

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

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

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

爲則曰非疾醫之辭，腠理卽表也。

勾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罾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罾。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扁鵲診桓公云

云

爲則曰扁鵲診桓公韓非子與史記頗有異同各傳其所聞是以不一也故解書非其人則難爲信可知矣凡事不躬親爲而得則謹不可言故曰君子行言小人舌言不爲而言之是非聖門之學而漢儒往往有此弊也

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被秦醫雖善除不能身彈聞古扁鵲之治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

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亟功名不久立夫良藥苦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爲則曰史記漢書弁良作毒今從之

能使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

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巧為之則不當其能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而弱子有

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

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

子者非愛也

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

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

藥

民食果蔬蟻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腸胃民多疾病有

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

之曰燧人氏

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剔瘞則寢益謂癰

也剔威而潰之披剔也剔首剔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

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

老子曰五味入口爽腸故謂之爛腸之食也

為則曰嘗治嗜酒人之病諸證盡治苦煩皆止而

猶未復故正氣昏昏如安睡於是無術可施無奈  
 之何果死則吐濁水數升矣因悟放飲過酒之人  
 若肥滿充盈非肉而腫也爾後療酒客顯症治而  
 後用紫圓必吐黑水濁水羸臍日甚而壯健日愈  
 也宜哉曰爛腸之食

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蹙多陽則痿此陰  
 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  
 衆珍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寒理勝理寒則氣不達味衆  
 珍則胃克胃克則中大鞞鞞讀曰憊不勝食氣為憊病也中大鞞而  
 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

為則按蹙痿高誘註為疾非也蹙蹙同跳蹙也痿  
 不能行也室大則暗處多而蹙臺高則痿弱而不  
 能行此正所禁陰陽不適之患也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  
 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  
 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  
 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  
 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  
 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

百病怒起云云

爲則曰是非疾醫之論也夫怒者非病情也病者非情毒也故因怒而毒動則病毒不動則雖怒不病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

爲則曰順者利時逆者害時精神內守情欲外節則形性安形性安則壽命長

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太甘太酸太苦太辛太鹹五者克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太寒太熱太燥太風太濕太霖太霧七者動情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爲則曰夫人生可入于形體內者飲食也而守節不過則無病壯健也失節太過則病生羸弱也而又其飲食不通利于二便則糟粕溜滯于內爲穢物命之曰鬱毒是卽病也故疾醫爲萬物唯一毒而去其毒其毒以汗吐下而解去則諸病疾苦盡

治焉扁鵲沒而後未曾聞有為一毒治疾者且哉  
漢諺有病而不服藥當中醫之譏矣

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  
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  
長集於聖人與為夔明集皆成也夔大也遠也精氣之來也因  
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  
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  
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為則曰氣非可鬱精不流則鬱而為毒有毒則  
氣不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聾為聾處目則  
為瞶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脹為疝府跳  
動皆

腹處足則為痿為蹇輕水所多禿與癭人癭咽重水

所多瘰瘰足與瘳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

疽與瘰人苦水所多疝與偃人疝突胸仰向疾也偃瘳疾也凡食

無疆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疾之食能

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藏之

葆安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也養之以神氣百節虞歡

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

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於招一作何

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

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

為則曰夫疾者因情欲妄動飲食過度而毒生焉  
 聖人憂之作禮以遠其害也建男女之別戒以色  
 欲建飲酒之禮避以沈酗建食餌之禮節以飲食  
 從之則毒不生病不至盡天數矣蓋既毒生則病  
 至病至則以毒藥治之其原率莫不由飲食情欲  
 故古之人賤之也治病為其末也吾於是益知萬  
 病唯一毒退見扁鵲傳扁鵲亦然於是治萬病無  
 違戾矣

問曰常無病而有好食河豚魚者常多病而有好  
 食河豚魚者而終俱不毒或時俱食而多病之人

者不毒無病之人者毒而死如何

答曰生死者我不知於是藥之瞑眩可知也毒動  
 則瞑眩疾乃瘳弗動則弗瞑眩弗瞑眩則疾乃弗  
 瘳今食河豚魚瞑眩吐瀉而死或吐血而死死同  
 矣故謂死生不可知也蓋死病有其證用大毒藥  
 死病者不瞑眩瞑眩則疾乃瘳以是大病用大毒  
 何為束手俟斃也哉

四月聚蓄百藥糜草死  
 是救病而飲之以薑也

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



請曰臣聞地之動為入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  
 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主曰不可夫  
 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  
 也今故與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主  
 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  
 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  
 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  
 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  
 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中于病得惡藥則殺人

不中于病 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  
 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  
 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謔胥渠也期吾君驪請  
 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  
 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  
 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  
 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者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  
 人或曰兜絲無根兜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  
 是茲石召鐵或引之也

爲則曰是之謂論說之辭

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與企足也企足莊疇大盜人得

飴以開閉取捷也

發蓋藏起大衆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螫則  
灰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齊王疾痛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  
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  
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  
灰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灰  
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

摯曰諾請以灰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  
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病  
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  
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  
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文摯乃灰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  
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灰也爲太子行難以成  
其義也

爲則曰是亦非疾醫之事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為則曰此語無實見而用則為迷亂之端也實見何也自為而實得之即是也如陰陽之醫不然以陰陽五行為定則矣彼陰陽五行者天事也不可為人事之法則矣病者人事也以天事不可測度也然而陰陽之醫以此為法則故病證同而師弟所見必異也如疾醫以毒之所在處方證若變則方隨變乃扁鵲所謂病應見于大表是也故病證同則師弟所見必同儻異非法也夫病者毒也治之方無它太其毒而已矣欲識以此方太此毒自

為而後可知也躬不親為而徒以師傳欲為之譬  
 如長劍未嘗學人而期斷於鏤鉞豈可得乎知毒  
 之所在處方而不知應見于太表但處方欲治病  
 譬如刻於舟求劍亦何可得乎蓋視毒之所在隨  
 發其毒之證而處方仍毒之所在如故而證異於  
 毒之所在則因其異而異其方是故苟無實見書  
 不可解也人孰謂之妄言

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忖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  
 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

為則曰失養生修身之節則毒生是即病也奚用  
 巫哉無益於病反為妖惑宜哉管仲之言乎巫彭

作醫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  
 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  
 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因生矣病之留惡  
 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  
 則為蕢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  
 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

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

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未豈不過乎？

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淡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慘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蹇涇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涇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

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悼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

爲則曰：余嘗繼父祖之業，旣欲行之，無規矩準繩以臆傳之，固不可爲。於是乎廣尋醫之，可以爲規矩準繩者矣。而漢以降，疾醫之道熄而不炳。陰陽之醫隆而不息。夫陰陽醫者，以五行爲規矩準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蓋陰陽五行者，造化之事，而

非人事也何爲以是爲人之疾病之法則哉嗚呼甚矣我之愚世咸爲之我獨不能唯怵怵然如望大洋無奈之何已而奮發曰書不言乎學于古訓有獲於是乎涉獵漢以上之書至呂氏春秋盡數鬱逢一篇拍節仰天而嘆曰嗟聖人之言信而有徵是治病之大本良又萬病唯一毒之樞機也既已獲治病之大本爲一毒則盍獲治之規則嗟是天乎聖人乎抑亦求之之誠乎夫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故誠之外無天誠之外無聖人誠學之之外無君子夫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故求而不止則自然得乎其身是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敬天守天職者人之道也勉不息則有獲有獲謂之有誠於身誠者無賢愚一也何憂我愚哉唯誠學古訓在乎獲之而已矣

又曰或問曰鬱從何起荅曰萬事節則國家治身體修百殃不起故飲食起居萬端慎節惟養生最節第一也

史記三皇本紀曰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

爲則日以赭鞭鞭草木聖人之事無論然不可以

為訓夫教者教常人之事也常人不能為訓非教也因疑此世傳焉且夫方也者天下萬民之方而非一人之所能製也何則用而有徵然後為方苟不試而為方是臆耳豈足為方哉為則謹謂蓋神農氏憂萬民之疾病之聖人也故聚其方以備焉孔子曰周盥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方之雖聖人不成於一人之手可以知矣今傳于世神農本經疑偽作也

始皇本紀曰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為則曰始皇求仙藥雖百方終毫無有效不足道耳

高祖本紀曰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

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人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

孝武本紀曰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

游水發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

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祲祥此之謂大當

趙世家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太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子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云

為則曰扁鵲之言可學焉其它無論語曰不語怪

力亂神

留侯世家曰毒藥苦口利於病

為則曰毒藥家語又作良藥疑後人之儻入史漢皆作毒藥可從

商君列傳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

蘓秦列傳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扁鵲傳評

莊周有言曰道為天下裂豈唯聖人之道而已疾



醫摧而陰陽醫作，陰陽醫破而神仙醫興。自扁鵲沒數千載于茲，道之云廢，茅塞極矣。悲夫！疾醫則扁鵲，陰陽醫則淳于意，神仙醫則葛洪，孫思邈皆其選也。而淳于葛孫一家之爲方也，無益於治療。有害於古訓，獨有扁鵲氏耳。今之人非質辨三家者之異同而明解之，披荆棘而脫陷澤之厄，欲以身寘彼周行，豈可得乎哉？周行也者，大道也。謂疾醫之道也。扁鵲傳中言之與事不可屬諸疾醫而屬諸疾醫者有之，可附諸陰陽醫而不附諸陰陽醫者有之。是班固所謂疏略牴牾者邪？太史公素

不知扁鵲之爲與淳于意相反，粗謂無大逕庭，方其撰傳，唯採舊記書序列之耳。未遑是正。至若乳長桑君之藥，卜趙簡子之夢，卽太史公豈不知之？瞽說也。顧欲傳其信，故可信者存焉，疑者亦存焉。是其所以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之間，而該博浩大也。乃班之咕嗶反唇，又庸傷乎？雖然，信信部折真僞，而後傳可讀，道可明也。學者思諸自扁鵲者，至爲名身爲第一。段長桑君事，妄誕固不足信矣。若曰飲彼懷中藥，因得以聖于醫，則今之人非遇神人不可得而爲扁鵲耶？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

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能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卽扁鵲聖于醫亦學而至焉耳何用孿孿願念神人爲自爲醫至四萬畝爲第二段趙簡子事亦難謫孟子所謂齊東野人之語自其後至使起身爲第三段中庶子之言卽陰陽醫之言宜哉扁鵲不取也切脈望色聽聲寫形是素問所重望問聞切之四術也乃扁鵲則曰不俟四者言病之所在可見素問之說不與扁鵲相習合弁與聞病之陽論

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及病應見於大表皆疾醫之古訓而扁鵲之所以聖于醫也其說疾醫之道至矣盡矣莫以尚焉乃今之人不古訓是依而欲直爲扁鵲多見其不知量也何謂病之所謂陰陽及見于大表人告我以顯於外者我乃診得伏於內者人告我以伏於內者我乃診得顯於外者陰陽兩得之隨證理劑則其於已病猶承蜩也但論得語疑非疾醫辭氣診論相似無乃有文字訛謬乎尸蹙說亦陰陽醫之言弁與治方皆不足信矣至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

能使之起耳何其言之愿歎也乃葛孫之徒真人  
 自待猥以長生可致何其言之詭譎也自扁鵲至  
 侯遂死為第四段亦實齊東野人之語自聖人至  
 難治也為第五段蓋記者因事立論以諷喻垂戒  
 也秦漢文每多此例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  
 病病道少是必古語何則病狀之為變也其麗弗  
 億莫有底止苟非知所以為毒也一則其於已病  
 猶拾瀋也古之人或觀於醫乏承蜩之術人抱拾  
 瀋之憂因發此歎也病有六不治第四之不治說  
 亦必陰陽醫之言也自扁鵲至扁鵲也亦為一小

段按周官醫科有四食醫也疾醫也瘍醫也獸醫  
 也夫療帶下療小兒療耳目痺是皆關疾醫手者  
 豈可區別而後世立科名家沾沾自矜至相謂曰  
 某疾吾長於療之某疾彼長於療之各得扁鵲一  
 體夫隨俗為變自稱其科淳于意猶所不屑也而  
 况扁鵲乎道聽塗說寔攘公輸鼻卑陋識職此之  
 由不可不熟凡五段中間疏畧

讀扁鵲之傳

正義曰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曰扁  
 鵲又家於盧因命之曰盧醫也自扁鵲者至以診

脈為名耳一段記姓名出處世傳也長桑君之事不足信矣以言飲神人之禁方而眼目瞭然果然則不遇於神人則不成遇神人則不學而可至豈在尊信扁鵲哉夫大道者無賢愚學而可行唯賢者特論於大愚者亦論於小故謂大道也扁鵲可學若不可學則非所以稱古今之名醫也自為醫至田四萬畝二段亦世傳也自其後扁鵲至越人能使之起身三段中庶子所謂皆盡陰陽醫之論也故扁鵲不取自扁鵲仰天歎曰至尚溫也又一段是越人之真言末代醫家之龜鑑也學之在茲

思之在茲得之在茲放之在茲微此傳疾醫之道永指拂地是太史公之賜也偉哉太史公之有功于醫夫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者素問所謂望問聞切之四知而不得之則不可為醫也而扁鵲不俟之言病之所在則素難與扁鵲醫道之異可以見已所謂病之所在者病毒也聞病之陽陽者顯也聞病之陰陰者隱也聞病之顯證搜索而知其陰毒也譬如聞下利譫語聞病之隱證搜索而知其陽毒也譬如聞煩悸之隱此語漢以降誤解其故何也疾醫道廢而陰陽醫舉焉扁鵲者疾醫也以

疾醫之語陰陽之醫解之故多牽強且無益于實事也病應見於大表是古今治法之規則也非見于大表則以何傳入如陰陽醫則不見于大表理以推其因理者無有定軌故見一病人而師弟相反目無規矩準繩也扁鵲不然以見于大表定治方故師弟無異有規矩準繩也自扁鵲曰若太子魏太子說苑十八作趙太子文亦少異可併考至一旬而復故也又一段世傳疑非疾醫之語且其方不傳自故天下至能使之起耳是又扁鵲之真言也以是為古今之名醫可以見矣自扁鵲過齊至桓侯遂死裴駰云謂是齊侯田

和之子桓公午也韓非子齊作蔡

四段世傳疑非疾醫之事也自使聖人預知微不至言脈者由扁鵲也五段是疑太史公之言因桓公之言太史公教戒於人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是太史公不知疾醫故有此歎邪嗚呼疾醫之湮滅亦已尚矣夫疾醫者視萬病唯為一毒故雖病千狀萬怪其治之見毒之所在而去其毒則皆治未嘗見不治者也六不治之內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是司馬遷所以不知疾醫也以扁鵲為帶下醫為耳目醫為痺醫為小兒醫分科之誤不足深尤也

扁鵲傳總論

古今評史記漢書者曰傳之法以爲漢書優史記故史記廢而不行尚矣以余觀之史記何劣漢書乎虛實并存不妄用舍唯世傳謹記是傳之法也班固者察虛實加用舍又從是非之此非傳法也蓋太史公謂醫者主於脉故始終以脉爲文雖然有一齟齬者人之所諱太史公豈不之知哉知而書之傳法也偉哉若微此傳吾儕小人千載之後得知扁鵲乎可貴可仰其所以時有齟齬者非醫也古昔醫有四而太史公不之知故扁鵲與倉公

爲一傳且以淳于氏之言爲醫之正路書於扁鵲之傳以脈爲始終貫接其中間插入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言病之所在之事是非夫所謂文之齟齬乎然不用取舍唯事實謹記傳之法也假使太史公妄用取舍則必去此語則後世由何知扁鵲乎偉哉太史公行文之法奇而正慎之至也固非諸子所企及也

古書醫言卷之二終



